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

雍正八年十一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三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告成特命皇五子同淳郡王前往告祭於十一月十

九日從京師起程十二月十一日行致祭禮歸途取道

泰安州瞻拜
嶽廟於獻歲前回京此次皇子等往来經過地方凡一切
應用車馬口糧食物芻牧等項俱係遣官動用錢糧一
一備辦絲毫不取給於地方若地方官吏有借名科派
累及民間者定行從重治罪若隨從人員有借端需索
騷擾地方者亦從重治罪其經過住宿之處准居民人
等前赴營盤攜物售賣悉照市價給與沿途文武官弁
其衙門在二十里以内者准其迎送若在二十里以外

者不得擅離職守河東總督相隔路遠不必前来請安
鄰省督撫提鎮等亦不必来至於皇子等經過之地方
凡大小官員等不許餽送禮物即食物亦嚴行禁止儻
有不遵朕旨者著隨從之大臣即行參奏嚴加議處可
將此旨預先出示曉諭各該省官民人等知悉

又奉

上諭據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奏稱查水師提督衙門向
例於澎湖林投八罩二處自置網船撥給漁戶每年實

收菓金一千二百三十兩請將此項充入國帑以佐軍需等語此項銀兩係水師提督衙門相沿之規禮歷年已久今許良彬奏請歸公朕思提督衙門雖每年有八十分隨糧然僅足敷該提督贍養家口之需而通省水師皆其管轄豈無給賞公用之處此項銀兩不必歸公著即存貯水師提督衙門以為賞兵公事之用

初四日奉

上諭惟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官爵歷代俱有成規而
聖廟執事之員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光祀典今欲特設
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
聖廟祭祀之時虔肅冠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公

於孔氏子孫内選擇人品端方威儀嫻雅者報部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禄銀二十兩其孔氏子孫内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届鄉試之期有情願入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向來各處落地税銀大半為地方官吏侵漁入已是

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請㫖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叙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之數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叙亦當與以處分其作何定議並如何議叙加級處分之處

著吏部戶部悉心妥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凡漢軍人員之祖父皆本朝開國時從龍入關之人是以受國家之恩最為優渥而其中懋著功勲者不但加恩於本身且望其世世子孫居高位食厚禄綿慶澤於無窮也無如其中有一種不肖之人忘國家高厚之恩背祖宗忠義之訓自暴自棄干犯王章伊等不自念其先人而朕於執法定罪之時未嘗不念忠勲之後竟

罹罪譴為之含淚悽然躊躇再四不忍頒發諭旨也范時繹乃一叅領耳朕念其為名臣之後加恩用為總兵官伊辦理

陵寢事務尚能謹慎小心朕冀其紹述家聲特授以江南總督之重任且官階加至都統尚書伊在江南雖能勉持操守而玩惕廢弛無一察吏安民之善政視地方之事如膜外而鹽梟巨盜待朕訪確姓名密諭批示始行緝捕且辦事不知慎密竟有聞風遠颺者又如江浙地方

潛藏匪類蠱惑人心伊不能禁約稽查以端風俗轉與
私相往来及至姦徒敗露之後浙江文到提拿重犯而
伊瞻顧舊交轉欲為之袒護此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
而朕猶諒其出於愚昧無知非交結逆黨之大惡姑令
總督李衛於審訊定案之時留意保全之及伊到京朕
猶不忍令其罷斥廢棄特令料理太平峪工程以為効
力自新之路適因北河總督不得其人於是令伊前往
諄諄訓誨即田文鏡見伊到豫亦深喜得相助為理之

人豈料伊下愚不移以河渠乃民命所關正當伏汛危險之時竟忍視為漠不相關之務曠職負恩至於此極此范時繹之大槩也尚崇廙之祖尚可喜於
太宗文皇帝時抒誠歸順及吳逆變亂尚之信雖干叛逆之條而尚可喜則始終不失臣節至其父尚之隆侍從內廷數十年小心勤謹深受
聖祖仁皇帝之恩尚崇廙原係散秩大臣朕望其成立特加任用令其管理

陵寢事務伊頗能黽勉供職無欺無隱朕因奉天積習尚未
全改特將伊授為盛京五部尚書令其整理訓導乃伊
陛辭起身之時朕見其舉止言動頓改常度於是切加
訓誨而伊不能領受一到新任行事乖張將從前差往
辦理之官達參奏朕將官達召回詰問官達陳奏尚崇
廙在任種種狂肆之狀朕以其出於仇怨之口未之深
信後據平郡王參奏前來朕令大臣等將伊與同事官
員一一傳齊質問則伊狂妄不敬背公行私之處悉皆

確實伊亦俯首無辭此尚崇廩之大槩也李永陞原任河南南陽總兵官居官聲名甚屬不好隆科多曾在朕前參奏朕細加訪查實多劣蹟於是將伊罷黜發往口外臺站効力贖罪及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四川原任總督李國英平寇捕賊懋著勞績詢其子孫則李永陞其嫡派也遂降特旨將伊調回授以參領之職朕含淚面加訓諭伊亦感激涕零後又加恩遷擢至於都統辦理該旗事務尚覺妥貼似屬

盡心職守者朕以為感奮自新大改故轍矣是以授為工部尚書豈料伊一到工部之任遂作弊營私婪贓纍纍甚至延奸胥為幕客以開招搖納賄之門審訊之下供証鑿鑿無可置辯此李永陞之大槩也此三人者均係漢軍世家之裔彼之祖父効忠宣力如此國家之酬庸賞功如此而彼之負恩辜德如此朕實不解此輩具何肺腑也凡在廷臣工莫不為之歎息痛恨想伊祖父有知亦應含恨於九原惟是朕再四躊躇若欲按律置之

於法則追念伊等前人勲勞拳拳弗釋若欲寛宥其罪又恐開將来功臣子孫肆行不法之漸展轉遲疑實不能決但思伊等所犯尚不似隆科多年羮堯蔡珽不可赦宥令且施法外之仁將范時繹尚崇廙李永陞釋放令伊等洗滌肺腸遷善改惡倘能戴朕寛宥浩蕩之恩痛自愧悔將来或另有使令之處若怙惡不悛再有過犯定行正法莫希再邀寛典也著將伊等所有應行審結之案仍令該部審明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范時捷係開國名臣范文程之孫乃不念國家培植之恩并不思伊祖宗積累之厚其在陝西為官時甘心出年羹堯之胯下諂媚逢迎以至辱身賤行為人所鄙笑朕令其来京辦理旗下事務而伊志氣昏庸委靡不振竟似以眷戀年羹堯之舊黨無心為國家出力者是以降為藍翎侍衛以示懲戒繼因

陵寢地方辦事需人將伊命往今范時繹獲罪罷黜范氏子

孫竟無現居大員之人范時捷尚非棄材可比著管理古北口提督事務以觀其如何改過自新一洗從前之愧恥直隸總兵官俱聽范時捷節制後不為例

十四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官兵恢復烏蒙情形朕心甚慰烏蒙事起倉卒賊衆獸屯烏聚多者萬餘人少亦數千而鎮雄參將韓勳以奎鄉四百人戰敗賊衆數千連破四寨賊蠻喪膽總兵官哈元生副將徐成貞

以二千餘人破賊數萬數日之内恢復烏蒙此三人者實為功首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人員參將康世顯遊擊王耀祖張起紀龍王先何元王友文曾長治土千總安天爵帶領官兵皆能奮勇爭先蕩平賊寨各著勞績鎮雄州知州徐德裕擒獲逆黨安輯居民亦屬可嘉凡此人員著鄂爾泰分别次第具奏到日交部亦著從優議叙至隴慶侯之庶母二禄氏矢死効忠解散逆謀四川沙罵土司沙氏立志不移親身赴建皆係婦人能

知大義應加特恩以示嘉奬沙氏照其應得封典加一等給予誥命二禄氏給以六品安人誥命並各賞銀一千兩綵緞二十端其餘各土司有在軍前効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爾泰會同黃廷桂憲德查明酌量賞給至滇黔進勦漢土兵丁應照川省之例每名賞銀五兩其哈元生韓勲所統兵弁皆奮不顧身血戰數十陣首先破賊更屬勇壯著每名賞銀二十兩將此所賞銀數交與哈元生等視其兵丁中出力之多寡酌量分別等次

賞給若一例均賞亦可叅將遊擊著賞銀五百兩守備三百兩千總一百兩把總五十兩以奬忠勤之將士再另動司庫銀一萬兩賞給哈元生爲伊軍前用度及賞賚之費該部遵諭速行

十五日戶部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河南被水州縣實未成災今歲漕糧仍照額完兑應如所請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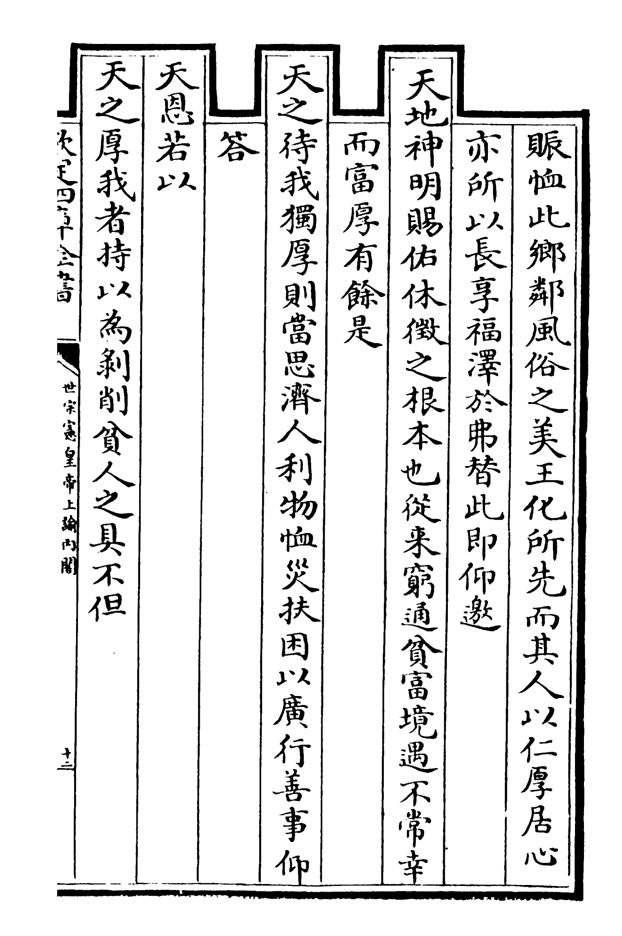
上諭前因豫省有被水州縣特降諭旨令該督按歉收分數蠲免漕糧今據田文鏡奏稱豫省州縣收成雖有不

等實未成災且士民踴躍輸將令歲漕糧現在完交兑運等語士民等急公奉上甚屬可嘉但被水州縣雖未成災而収成分數既有不等著該督確查歉收分數仍照例蠲免即將現在已兑漕糧准作辛亥年正供以示朕嘉惠豫民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之勒索重

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者小民偶爾窘廹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為已有雖豐稔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收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至息上起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為固然全無矜憐憫惜之意貪饕為性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緩急人所時有周禮三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葢州里族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



賑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
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弗替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佑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幸
而富厚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仰
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持以為剝削貧人之具不但

上天監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為之乎凡屬貪鄙之人利令智昏以為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為富不仁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至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是知刻薄之行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俗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又恐轉阻貧

民借貸之路故特將天道循環之理委曲開導啓其良心挽其敝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二分三分起息尚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為富不仁矣著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而下愚頑惡之性不肯改移尚有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矣如有無藉棍徒因朕此次勸導之訓諭或借端圖賴或生事強借以擾害良善溫飽之家者

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寬貸此全頼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

又吏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請將署開建縣知縣陸昌齡調補新興縣應如所請奉

上諭郝玉麟出具陸昌齡考語稱為言語明白凡為督撫大臣者出具屬員考語當就其實在才具品行而言若言詞應對之間豈能定其優劣有言詞拙訥而才具優長者有應對敏捷而究無實際者若以言取人豈封疆

大臣甄別人才之道郝玉麟此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選拔生員到京朕俱特派大臣秉公考試分別等次進呈前據閱卷大臣奏稱湖北一卷文理荒疎請交部議後經部議革去選拔甚是及查其姓名則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也頃朕聞楊可鏡係明臣楊漣之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為江南松江府同知於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凛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贈䘏此即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該學臣將伊入於選拔之內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其辦事無識無才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即位之初清查戶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

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是時怡賢親王管理部務奏
稱此項虧空歷年已久若一一根究責令賠補則獲罪
之人甚衆懇請寬免查究嗣後以本部餘平銀兩陸續
代為完補朕以歷年該管之堂官庫員職司出納而虧
缺至於如此若不責令賠補則國法何在而作弊之人
亦無以示懲因令孫渣齊秉公開報著追計其開出之
數原不及虧空之半其餘則仍係怡賢親王經理代為
完補也迨至上年計算孫渣齊所開之數完納者甚少

而拖欠者仍多朕思怡賢親王仁厚居心曽有代完之語今成其善念將應追之項悉予豁免准以户部平餘銀兩代爲完項此户部彌補虧空之始末也數年以來該部既有補帑之事是以各省觧銀交庫之時平銀未免稍重但從前觧京銀兩到部交納時雜費繁多又有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情弊此中外所共知者自怡賢親王管理三庫以來弊絶風清各色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兩畧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

且怡賢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巡撫布政使知之此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後著留於本省以備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三庫之王大臣查叅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部之項或有扣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叅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朕降旨特交事件該衙門有即行辦理者亦有遲久尚未辦理者總因無專司稽察督催之人是以遲速不齊間有躭延嗣後著於滿漢文武大臣內派出數人管理欽奉上諭事件專任稽查督催之責於事務大有裨益其滿司官即用議政處辦事之員漢司官著派出之大臣等揀選委用

二十九日戶部議覆廣東總督郝玉麟鹽課未完請

寬限與定例不符應不准行奉

上諭部議是但廣東商人貲本微薄難與他處商人一體較論着照該督所請扣一年為限以示朕格外恤商之

至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一

雍正八年十二月

上諭九道

初四日奉

上諭臺灣偷渡之弊屢行嚴禁該地方文武官弁自應實心奉行乃朕聞今年八月間廣東青山仔後江灣地方有䑸子船一隻遭風失去桅舵船亦撞岸擊碎所載只

有男婦一百二十餘名並無牌照亦無貨物及該汛官弁等訊問口供則稱係閩省同安詔安龍溪各縣民人因容頭船户等招引偷渡過臺各出水脚銀兩多寡不等由此觀之則平時違禁偷渡之人不知凡幾此不過偶然遭風敗露之一耳該省督撫提鎮等身在地方於關係海洋屢申嚴禁之事漫不經心一任姦宄不法之徒誘人犯禁以為射利之計不知伊等所司何事而廢弛怠玩如此其能無忝於封疆之任乎向後若仍不知

實力奉行該督撫提鎮必嚴加處分決不寛貸

初五日奉

上諭前因口外用兵哈密為軍需往來之地特准大將軍岳鍾琪之請將駐防兵丁口糧鹽菜加恩增給後又准署總督查郎阿之請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两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總以肅州哈密一帶地方兵馬往来物價未免昂貴故加恩於常格之外也嘉峪關在肅州哈密之間其地苦寒

所需兵糧皆從肅州轉運則彼地兵丁折支米豆之價自應一體增加乃督撫等俱未奏聞昨岳鍾琪到京奏及朕始知之從前辦理實屬疎漏嘉峪關營汛兵丁折支米豆草束之價俱著照肅鎮之例米豆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其加增之期亦照肅鎮補行給發以示朕軫恤邊兵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今年江南河東等省間有被水之州縣已降旨發粟

蠲租並令該督撫加意撫恤但至明歲春閒青黃不接之時恐不無借資鄰省買米減糶之事湖廣南北二省向來積穀甚多正在豫籌出陳易新之法而今年又復豐收穀價大減於平日或恐民間出糶維艱朕特思酌盈劑虛之道著將從前商捐及耗羨銀兩存貯楚省藩庫者動支五萬兩遴選賢員分往所屬豐收價平之處糴買新穀暫行收貯俟鄰省需米平糶即令彼省委員來楚照楚省原買價值先儘倉貯之穀交買運回以濟

民食仍將新穀補倉價銀還項如此則鄰省無貴糴之虞而楚省又得出陳之益事屬兩便倘鄰省可以不用則仍留楚省於青黃不接之時照價平糶於民亦屬有濟著該督撫遵諭料理並移會鄰省知之

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呂留良大逆不道一案奉

上諭呂留良懷背逆不臣之心假託先儒糟粕餘論欺世盜名以致人心陷溺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稱為夫子幾謂其駕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書院以尊崇之今

者

上天怒發其奸凡其逆謀穢行無不敗露天下焉有喪滅倫常猶得託名於理學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令內外臣工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將呂留良及伊子呂葆中俱剉屍梟示其子孫除呂黄中等已服冥誅外呂毅中應斬立决并行文各省督撫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抄録者於文到之日遍行曉諭勒限一年盡行燔燬等語朕思呂

留良之罪從前諭旨甚明在天理國法萬無可寛然天下至廣讀書之人至多或者千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呂留良之罪不至於極典者朕慎重刑罰凡誅奸鋤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與衆棄之之義至其所著書籍臣工等奏請焚燬復思呂留良不過盜襲古人之緒餘以肆其狂誕空浮之論有識見者固不待言即當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窺其底裏而啞笑之也況其人品心術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滅其跡假使燬棄不

盡則事屬空文倘燬棄盡絕則將来未見其書者轉疑
伊之著述實能闡發聖賢精蘊而惜其不可復得也即
呂留良書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語伏思我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如日月之照臨宇宙萬古
為昭豈呂留良之犬吠梟鳴所能虧蔽於萬一乎著將
廷臣所議行文直省學政遍行詢問各學生監等應否
照議將呂留良呂葆中剉屍梟示伊子呂毅中斬決其
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抄録者

盡行燔燬之處著秉公據實作速取具該生監等結狀
具奏其有獨抒已見者令其自行具呈該學政一併具
奏不可阻撓隱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二十日奉

上諭據甘肅廵撫許容奏稱肅州紳衿士庶捐備運糧車
一千輛已經交送到肅等語年來陜甘二省辦理軍需
雖事事取給於公帑而地方紳衿士庶等亦有協力相
助之處朕正欲加恩褒奬今肅州士民等又復捐備車

輛以佐輓運踴躍急公甚屬可嘉著照數賞給價值並
宣朕旨奬諭
二十一日四川巡撫憲德奏回民感激
天恩集衆誦經恭祝
萬壽奉
上諭數年以來凡内外臣民等感戴朕恩有欲建立碑亭
及開設經壇以申頌祝者皆已嚴行禁止並令大臣官
員殫竭誠意屏絶虛文曉諭所屬士庶兵丁等一體遵

奉屢降諭旨甚明令川省回民集衆誦經該撫不行禁止轉為代題甚屬不合著嚴飭行並曉諭衆回民知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歲山東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殷切已令地方有司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等按戶查賑並給以修葺室廬之資其成災之州縣則將地丁錢糧及漕糧並行豁免務使閭閻厚霑恩澤咸登袵席也頃又思該省既有被災之州縣則本地所產之米較少於平時其不成災

之州縣應有交官之漕糧若此時仍照舊徵收則米穀之存於民間者較少且恐因此而致穀價稍昂未免輸將竭蹶但查漕糧向無豁免之例今年之暫免徵收者則出朕之特恩至於不成災之州縣尤難越格蠲除今再四思維著將東省不成災之州縣今歲應徵之漕糧停其徵收俾民間多留穀石則民力自覺寬餘俟明歲收成之後令百姓照數交官不必運送京師即存貯本省補完今歲散賑動用之倉穀如此庶於地方大有裨

益著即遵諭行

又奉

上諭朕查臨洮府屬之保安堡番民歸化多年按照田畝起科共額徵糧八百一十五石五斗因該堡向日止設番兵一百二十名即以應納之額糧抵作應支之兵食伊等知種地而不完賦知充伍而不領糧相沿已久嗣因番兵差操未便於是另募內地民兵二百名以備防汛即將額徵之番糧充作兵丁之月餉其舊設番兵悉

行開除惟是保安一堡與新附上下龍布阿步喇等番族界址相接新附番族俱按戶科糧每戶止納青稞一斗而保安則按田起科以不及千戶之番民歲徵糧八百餘石未免多寡懸殊非朕一視同仁之意著將保安堡番糧亦照新附番民之例每戶納糧一斗徵收在倉留為積貯其現募之兵丁二十名所需糧料俱照例給與折色以示朕加恩番民之至意

二十八日奉

上諭皇五子致祭闕里
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
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墻垣間有年久傾圮之處朕尊崇
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天
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何時
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曲阜令衍聖公孔
傳鐸恊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埀永久以昭朕
尊禮

先師之至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二

雍正九年正月

上諭七道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霑渥澤是以數年來寛免各省額徵以為阜民足食之計者難以枚舉而該省民人果能抒誠慕義宣力急公朕

尤嘉其人心風俗之淳良而屢沛恩施於常格之外也陝西甘肅二省經理軍需數年矣凡米糧芻牧及車馬牲畜之類皆動支公帑銀兩備辦一絲一粟不使擾民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然朕每念地方既有軍務縱不取辦於民財未嘗不資藉於民力而陝甘二省之人民踴躍趨事其心甚為可嘉年來已屢降蠲賦之旨茲特再布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甘肅所屬額

徵地丁銀二十八萬二千二百兩零全行蠲免該督撫等可轉飭所屬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此旨刊刻頒布俾深山僻壤之民共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備傾其醜類犯我卡倫盜竊駝馬勢甚猖獗總兵官樊廷率領副將冶大雄等領兵二千當賊二萬之衆轉戰七晝夜救出兩處卡倫官兵與總兵官張元佐等會合之後擊殺賊兵不計

其數又將盜去駝馬牲畜奪回樊廷勇敢率先頗得勝
算總兵官張元佐副都統綽般台吉滚布三等台吉定
扎拉錫領兵應援奮力夾攻大敗賊衆副將張朝良以
孤軍被困而能全師出圍凡此將弁皆見義能勇致身
效力均屬可嘉樊廷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張朝良
治大雄俱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張元佐綽般俱著
賞給拖沙喇哈番台吉滚布著封公爵三等台吉定扎
拉錫著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其餘有功將弁俱著大

将軍岳鍾琪查明奏聞朕自一一加恩從優議叙樊廷著賞銀一萬兩張朝良治大雄俱著賞銀五千兩張元佐綽般俱著賞銀三千兩伊等軍前無需用銀兩之處著大将軍差人送交伊等嫡屬收受再著署内務府總管鄂善馳驛前往肅州於軍需銀兩内動支十萬兩俟大将軍回赴軍營時将此番出征弁兵等查明戰功等第鄂善宣傳諭旨按名賞給至陣亡将弁兵丁著大将軍分晰查明造册具奏到日候朕降旨從優賞䘏再令

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於安西地方建立忠勇祠將陣亡之弁丁等設造牌位送入祠內令地方官春秋致祭俾義烈將士永遠流芳以示朕崇奬忠勲之至意此番賊人侵犯西路軍營起於倉猝朕未先事籌及岳鍾琪措置失宜均當任過紀成斌護理大將軍印務身在軍營其功過俟事定再議其餘失事員弁一概從寛免議大將軍岳鍾琪不必查叅

二十日奉

上諭此番準噶爾賊衆侵犯西路汛界盜竊駝馬乘我不備事起倉猝其力戰克敵者固屬可嘉而効命疆場者尤為可憫前已降旨令建忠勇祠春秋祭享以表忠節矣兹應賞給世職令其子孫承襲永誌恩澤副將徐宗仁著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守備劉貴才劉芳雨李國勲俱著給與拖沙喇哈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千總王大謨徐維新外委把總方正劉世勲俱著該部從優議卹此外如有應加恩卹之弁員俱著大將

軍岳鍾琪查明具奏凡陣亡兵丁於卹賞定例之外倍加賞賜其跟從人等有受傷亡故者亦著照兵丁例給賞朕令以酒三爵遥酹陣亡将士徐宗仁等著内務府總管鄂善将酒賫往軍營凡陣亡将士每名以羊一隻奠祭宣朕憫恤傷悼悱惻不忘之至意此番以死勤事之人非尋常衝鋒破陣之比實因一時倉猝不及預料乃朕未曾先期籌畫之所致朕心尤覺憯戚所以徧加恩恤者出於中心之至誠非欲藉此以鼓勵行間将士

也朕不得已而用兵本期全師克敵不損一人乃為至願豈必捐軀致命始稱効忠報國乎今此陣亡弁兵朕雖加恩優恤而惻怛不忍之念愈覺難釋於懷著鄂善將朕諭旨徧行宣布令衆知之至於所賚賞賚銀十萬兩鄂善至軍營時或與大將軍岳鍾琪或與護大將軍印務紀成斌分别將弁兵丁建功出力之等次秉公賞給務使宣勞効忠之人俱得霑被恩賜以示國家酬庸奬勲之令典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洞庭一湖綿亘八百餘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為標準一望杳渺横無涯際而舵桿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餘里或二百餘里舟行至此倘遇風濤陡作無地停泊亦無從拯救多有傾覆之患昔人曾經創議欲於此處建築石臺俾狂風巨浪中舟楫有停泊之所祇以水中立基工用浩繁事不果行朕以勤求民瘼為心凡内外遠近地方疏濬修建工程可以利濟羣

生者無不樂為興舉況商賈行旅之往來可以避風波之險而登衽席之安尤事之所當舉行者查營田水利衙門有存公銀二十萬兩著解送楚省交與總督邁柱令其會同廵撫趙弘恩遴選賢能之員相度估計悉心經理建築石臺以為避風停舟之所務期修造堅固以埀永久毋得草率塞責

二十三日奉

上諭山東地方上年遭值水患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屢頒

諭旨並遣大臣賜粟賜金加恩賑濟不忍使一夫不獲其所又念該省上年禾稼歉收今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至騰貴特命截留隣省漕糧三十五萬石并撥運奉天米穀二十萬石減價平糶以惠濟閭閻朕之為東省民食計者亦備極籌畫矣今朕細思上年濟兗東三府之被水較平時為甚目令發粟平糶在糶米之家固不慮價值之高昂而赤貧之民仍苦於糴買之無力且聞被水之後覓食窮民有轉徙於四方者今各省漸次

咨送回籍此等民人回籍之後無以為存養之資勢必至於失業深屬可憫今朕再沛恩膏著侍郎劉於義牧可登巡撫岳濬確查實在窮民無力糴買穀石者加給兩個月口糧以恤其困苦資其耕作查濟兖東三府尚有存倉穀四十萬石即將此為散賑之需倘不敷用再將截留之漕米以二十萬石平糶以十五萬石增添散賑劉於義牧可登岳濬可仰體朕心遴選賢員作速分途辦理使黎民均霑實惠並傳宣朕旨切加曉諭百姓

等受朕格外之恩當乘此春和努力耕種勿因失業而作邪僻之事勿因困阨而懷怨尤之心果能祗遵朕訓則良善之風豫順之氣自能感召

天和賜以安全之福思之勉之

又奉

上諭土古魯收糧之筆帖式奇書以二百餘人竭力衛糧捍賊賊衆圍困數日能固守糧營保全軍實深屬可嘉著賞與拖沙喇哈番再賞銀五百兩其同在土古魯糧

城之弁兵著岳鍾琪查郎阿查明到日從優敘賞

二十六日奉

上諭上年江南邳宿等處十八州縣遭值水患窮民之食

朕心深切軫念特命大臣會同該督撫動帑發粟撫綏

賑恤增給口糧之數加添散賑之期並賞給修葺室廬

之費務使被水黎民咸登衽席不至流離失所今據該

督撫等奏報正月十五日已滿散賑之期朕思江南麥

熟在四月杪其間青黃不接之時尚應為之籌畫雖本

省鄰境皆有平糶之米穀而赤貧之民無資糴買者仍復艱於餬口深可憫惻查揚州鹽義倉有積穀數十萬石原備該地方及鄰郡賑濟之用者著動支二十餘萬石加賑窮民四十日口糧以濟其困之資其耕作該督撫可會同欽差侍郎彭維新等悉心奉行並將朕逾格加恩之處曉諭百姓俾各省過嚮善守法奉公乘此春和盡力南畝勿再游手失業有負朕痌瘝軫恤之至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三

雍正九年二月

上諭十九道

初二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山東濟南兖州東昌三府從前積穀甚多因去年水災之後朕特命大臣動發倉糧賑濟用穀一百八十餘萬石又念今春二三月間青黄不接之時小民粒食維

艱再發倉穀二十萬石截留漕米二十萬石重賑兩月是三府各州縣存倉穀石俱作賑恤之用雖登萊青三府尚有存倉之穀百餘萬石而轉運甚難與濟兖東三府無益況天時不可預必自宜早為籌畫積貯之計以實倉廪查去歲直隸收成頗豐目今米價亦平或從直隸採買米石令回空糧船運至東省或將南漕截留數十萬石分貯水次州縣爾等詳悉查議再德州現有駐防兵丁若照天津建倉之例起建倉厫以備每年截漕

存貯則河南山東有需用米石之時一水可通似屬有益爾等一并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從來硫磺一項禁例甚嚴不容私開私販聞山西一省有山之州縣遍産硫磺姦民違禁取利者甚多地方官員平日不實力稽查遇有發覺恐干失察之咎往往私自完結隱匿不報如平定州地方上年則有聚集愚民二三百人私開之事又平陸縣亦曾拏獲私煎之人

有司皆含糊完結又有江南人趙加為在省城買硫磺數百斤私行販賣路經遼州為巡役捕獲而該州亦不具詳朕所聞如此該撫等身在地方豈無聞見著嚴飭文武官員嗣後實心稽查嚴加盤詰不得虛應故事苟且結案倘再有私開私販之弊而該管之文武官弁寬縱姑容隱匿不報者定行從重議處將失察之上司一併察議

初七日江蘇巡撫尹繼善奏請以監鈔王機改署淮

安府軍務通判奉

上諭藍翎王機若因不稱武弁之任即改補文員則將來武弁必有兾倖改補文職而廢弛本業者尹繼善所奏不合且朕命往各省之藍翎多係平常之員令該督撫試用王機既不稱武職著發回原籍

初八日奉

上諭據稽察寧古塔地方監察御史鄂昌奏稱原任奉天府永吉州知州杜薫因失察造印紙牌草職永吉州士

民等紛紛具呈保留輿情廹切懇請代奏等語向來紳衿士庶保留本地官員者大半出於賄囑要結之私情而非愛戴攀轅之公道若允從其請則相率效尤弊端種種必為吏治民風之累是以屢須諭旨概行禁止今覽御史鄂昌所奏朕思永吉州乃極邊之地人情質樸非内地可比況邊遠新設之缺況味蕭然官斯土者無可繫戀而民情若此則保留自出公心應當加恩於格外即該牧失察紙牌亦非不可寬宥之條著將杜薫仍

留永吉州之任若居官果優俟三年之後著該府尹題
請開復
十二日奉
上諭駐藏之官弁兵丁等已經數年未曾更換朕心深為
軫念查從前派往之兵係陝西一千名四川一千名令
陝西兵丁現有征勦準噶爾之事難以派往西藏四川
新經召募充伍之兵甚多著提督黄廷桂巡撫憲德酌
量於新舊兵丁內揀選二千名前往西藏將從前駐藏

之兵換回其弁員等自總兵以至千把亦應更換若大員內一時不得職銜相當之人可揀選幹員加銜委署前往著黃廷桂憲德悉心定議具奏

又

諭管理西藏事務貝勒頗羅鼐朕為統一天下之主凡四海生靈無分中外皆一視同仁乃者附近帕爾城之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起釁搆兵互相仇殺朕聞之深為不忍軫念於懷爾能仰體朕意遣使與班禪額爾德尼之

使一同前往和說又遣書宣諭朕之恩德布魯克巴地方人等遂感悟息爭各帶部落敬順無違且誠意請朕施恩訓誨朕甚嘉悅布魯克巴地方人等乃從來尊崇佛教恭敬達賴喇嘛之人理應遵守佛法體佛好生之仁而行若因一時之忿致動干戈互相仇殺不但擾害生靈亦不合於佛道且成仇日久延及子孫亦不無貽害之處自兹以往宜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佛教祗奉恩綸如能黽勉力行朕益軫念施恩矣布魯克巴之

諸銀林親齊雷喇布集後身喇嘛渣色禮布魯克古迹等著各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十疋銀一千兩以示懷遠嘉順之至意噶碧東羅布喇嘛率衆先歸尤為可嘉亦著賞給銀茶筩一盛酒銀池一各色大緞四十疋銀一千兩以示表揚公忠之盛典爾可將發去物件按名賞給并将此諭旨宣諭布魯克巴地方人等知悉

十三日奉

上諭朕惠養黎元惟恐薄海内外有一夫之失所上年山東地方山水暴發民人罹於災患朕心軫念維殷切諭督撫大吏等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前往督率地方有司逐戸賑濟賜粟賜金皆加厚於常格之外其額徵錢糧與例不蠲免之漕米悉令免徵又遠運奉天之穀石截留隣省之漕糧以濟平糶散賑之用無非欲使被災窮民免流離而登袵席也乃有人奏稱東省上年二麥秋成合縣統筭僅有三四分而地方官竟作七八分揑

報又迎合上司之意將饑民户口駁詰删减且遇外來就食之人概行驅逐而本處滿報饑民又攔阻不許他往等語朕聞之深為駭異比即降旨嚴切詢問田文鏡岳濬及劉於義牧可登等令據伊等先後回奏僉稱東省上年二麥實係豐收至於被水之州縣雖有數處勘不成災然亦從未有捏報七八分收成者惟是州縣始初開報饑民時皆經由里總人等之手其中多有冒濫而不法刁民又串通鄉地假捏重名詭名造入賑册加

以胥吏舞弊或將應賑之户删去而將不應賑之户載入或將此處已賑之户移作彼處未賑之户種種弊端難以枚舉此中既有冒濫即有遺漏乃必然之勢後經臣等分委司道親加查驗删其浮冒補其遺漏據實核定有增有删並無駁減太甚之處至於就食之人概行驅逐本地饑民攔阻不許他往之説實無其事上年開賑之初臣等恐愚民有先期散往他境以致流離者飭令該州縣備查境内有外來隣邑饑民果有親友可依

者則令安揷居住若係無依之人則資送回籍以便入册領賑俱有檔册可據並非驅逐况自冬底以至新正他省資送回東之窮民不下數千口則東省文武官弁從前之不曾攔阻他往可知矣該督撫及欽差侍郎回奏之詞如此彼此大概符合似是東省散賑實情但從前臣工之陳奏亦必有所自來或係東省人民遭値水災不知省愆思過而猶心懷抑鬱造此怨望之言以致傳播遠近啓旁人之疑議耶抑或棍徒揑造浮言煽惑

衆聽耶朕嘗謂水旱災祲之降或由於朝政之闕失或由於官吏之姦貪或由於民風之澆薄三者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加之譴罰今以山東近事論之朕加逾格之恩該督撫及欽差等身在地方殫心竭力早作夜思以拯斯民於困阨而該省人民不但不知感激且加官員等以苛刻之名誣以奉行不善之罪肆行謗議惑人聽聞似此乖戾之氣焉有不干

上天之怒而罹潦溢之災者乎去歲賈金吾在京時曾奏稱豫省風俗淳良與山左迥異即就鄉紳中一事而言宋致虧欠帑金其中那移代賠之項居多而伊之兄弟子姪合力完公羣情踴躍而李永紹身為尚書家貲饒裕況侵欺貪婪之項居多乃負欠國帑展轉遲延不肯完納此即兩省人情厚薄之明驗等語李永紹為東省士民領袖其居官之日既已納賄婪贓而罷斥之後仍復營私虧法以此為一省之倡無怪乎相率效尤日趨於

涼薄之行也李永紹名下應追銀兩著該撫岳濬查明嚴追以示懲儆並將此旨通行曉諭該省人民等各宜滌慮洗心以凛

天戒

十四日浙江總督李衛奏浙江舊存倉穀請撥運淮北山東平糶奉

上諭凡為督撫者能經理所屬地方事務便稱盡職總督李衛公忠體國視鄰省如同本省將米穀籌畫運送以

備平糶之用甚屬可嘉若凡為督撫者皆能視國政如家事不分彼此如此存心則裨益之處更廣矣李衛著交部議敘其運送米穀前往淮北山東之處著照所奏速行

又奉

上諭從前阿爾泰兵丁駐劄之時糧運維艱是以廷議每兵月給米一斗併羊價五錢彼時羊價甚賤所給銀米足供一人之食邇年以來羊價漸長所給銀米實有未

數雖各兵換班之時朕優勞戍兵厚加賞賚而歲月既久資斧無幾或不能接濟朕心深為軫切查察漢叟爾每年屯種所獲富有餘貯而運送糧石較前亦易著將現今調撥軍營防守之滿洲兵丁每名照例月給米二斗四升九合其駐守阿爾泰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至察哈爾土默特兵丁每名照例月給米一斗五升以示朕一體恩恤兵丁之至意

二十日戶部議覆江南總督高其倬等奏淮商黃光

德等代輸歙縣未完地丁銀兩應否議叙恭候

欽定奉

上諭兩淮鹽商數年以來朕屢次加恩撫恤並查免陋規雜費數十萬兩商人感激情願捐貲以佐國家公事朕再三降旨於該督撫及廵鹽御史等諭令不必捐輸而衆商堅稱叨沐恩澤辦課之餘寛然饒裕輿情踴躍不能自已朕因令其即於本處地方辦理鹽義倉串場河等事使本處人民咸霑利益近又聞商人之中富者捐

助固有餘貲其無力之家勉強以應捐助之名而於正課轉有未清者已諭該督撫等留心體察今黄光德等代輸歙縣未完地丁一項雖屬急公好義之舉但各商果皆力量寛裕情願代捐無抑勒勉強情事與否著髙其倬伊拉齊查明實情具奏再降諭旨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恐累及民間是以征勦準噶爾之舉悉心密籌於數年之

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辦而民間並不知國家將有軍旅之事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毫不騷擾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為三秦百姓所深悉者及至大兵既出時日既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祗以準噶爾狡獪兇頑父子濟惡實蒙古之巨患為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姦是狡寇一日不滅即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即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此

朕熟思詳審出於萬不容已者並非好大喜功利其民人土地而為此舉也即以上年之事言之賊夷先遣使臣詐稱求和及朕降旨暫停進兵待其信息而彼傾其賊衆乘我不備大肆猖獗然則此等狡寇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邊方哉即此愈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繼承先志不能不辦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為憐憫是以年來屢蠲陝甘

二省額徵錢糧使羣黎均沾膏澤而三秦紳士庶民感激國恩兼明大義踴躍趨事志切急公二十年來如一日朕實嘉之如昨歲據督撫奏報甘肅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而其服勞宣力之誠悃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令加增倘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勞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

民等歡欣鼓舞勿懈初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膚功克奏不但邊城内外共受寧靜之
福即爾等世世子孫亦永享安居之樂矣查雍正九年
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額徵錢
糧前降旨蠲免四十萬兩著再蠲免四十萬兩以昭朕
體恤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閭閻同受實
惠並將此旨刋刻頒布俾陜甘二省遠鄉僻壤之民共
知之

又奉

上諭陜西西安等處米石運作兵糧前已降旨令副都統范時繹前往料理但軍糈關係緊要轉運致遠必須委官選弁措置合宜始於地方不擾而於公事有濟巡撫武格侍郎馬爾泰乃總理軍需之人凡此運糧事務可悉心籌畫經理范時繹仍聽其調度其在途押運雖係范時繹之重責倘有條奏事宜及舉劾官員等事仍咨明武格馬爾泰會商定議具奏以免互異

又奉

上諭準噶爾父子濟惡背天逆理狡獪百端為邊方之巨

患朕繼述

先志綏靖西陲特遣兩路大兵聲罪致討數年以來慎選將

士輓運軍需區畫周詳備辦饒裕而三軍之氣鼓勇直

前人人思奮朕常教以古昔聖人之訓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天道惡盈謙冲受益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

此我將士及在廷臣工所共聞者也上年正月間西路

大將軍岳鍾琪奏報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巴爾庫爾軍營有紫氣祥光綿亘東北歷四時之久光華絢爛等語二月間又據署總督查郎阿奏報鞏昌府屬之靖遠衛紅嘴子地方乃黄河過渡之所每年正二月内東風觧凍河冰漸薄冰橋既難行走渡船又難撐駕行李停滯嵗以為常乃今年正月官運糧車至此冰忽開融舟行無阻誠從來未有之竒遇等語朕覽奏不敢遽以為喜輒行宣示於外特命封貯内閣以待大軍凱

旋即此可以知朕心矣此番西路撥派之將士皆遴選
訓練之精銳其氣勢倍覺壯盛遂未免有恃強輕敵之心
以致賊人乘我不備侵犯汛界搶掠牧場並傷我兵弁
豈軍志驕矜有干盛滿之戒
天心特以此示儆耶上年被賊侵擾之處朕與大將軍岳鍾
琪等不能計慮於事先實難辭疎忽之過至於軍營牧
放駝馬最宜布置有方乃以牲畜置於賊人來路之旁
又與大營相隔遼遠被賊人乘機盜竊則審度形勢之

謂何岳鍾琪更難辭咎又如達鼐統領噶斯之兵曾奏請製辦皮套等物以為兵丁手足禦寒之具而西路兵丁去冬出戰之時冒犯冰雪手足凍傷者多有則亦大將軍未曾留意於平時也凡此既往之錯追悔無益從來勝負乃兵家之常禍福有倚伏之理從前因疎忽而致虧損將來自可因小警而成大功惟望合營將士等以敬慎之心辦理戎事以忠義之勇對越

上天自可仰蒙

上帝慈恩默垂保護經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之所助者順也況準噶爾之底裏我

所悉知罄其所有兵甲不過三四萬之衆即以上年之

事論之小策凌敦多布係伊防守西拉奔爾要地之首

領乃於冬間乘空調來傾其人衆犯我卡倫我軍以數

百人固守小營彼不能奪並不敢萌窺大營之念僅於

中途以全力邀截我師四路畢集而我總兵官樊廷張

元佐等以數千人擊敗彼數萬之衆則賊之力量伎倆

不過如是而已葢彼之所長在於偷盜駝馬而我師一時失於防範遂爾墮其術中並非彼之兵力有餘也觀賊之虛張聲勢分兵侵擾噶斯卡倫窺伺土古魯之糧石我師以百十人即可防守而追逐之則更鼠竄狗偷之行不堪之甚者也總之行軍之道心不可驕而氣不可餒傳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聖賢修身正心之義而於臨戎制敵之際更當遵奉而行者凡我將士等務去從前驕矜之心而鼓將來

勇敢之氣候朕徐徐籌畫必有蕩寇萬全之勝策俾將

士等歡欣鼓舞奏凱歌而膺爵賞也其軍營得傷患病

之兵丁著用心調治務令痊可朕正籌畫加恩使之更

換休養以恤勤勞著大將軍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出征

將弁兵丁知之

又奉

上諭上年臘月準噶爾侵犯卡倫署大將軍紀成斌調肅

州安西兩路兵三千名前赴軍營備用據署總督查郎

阿奏稱兩路弁兵起程之時其衣裝之費遊擊一員借給銀一百兩守備一員借給銀六十兩千把總一員借給銀四十兩馬兵一名借給銀五兩步兵一名借給銀四兩將來按數扣除等語準噶爾之事起於倉猝兩路弁兵於盛寒冬月前赴軍營日期怵迫朕念及此深為軫憐其所借銀兩悉著賞給不必扣除遊擊一員再加賞銀六十兩守備一員加賞銀四十兩千把總一員加賞銀三十兩馬兵一名加賞銀十五兩步兵一名加賞

銀十兩此賞賚之銀著大將軍傳問弁兵等或本人在軍營自領或其眷屬在家支領悉聽其便

二十六日奉

上諭陝甘二省連年豐稔官倉存貯既多民間亦家有收藏採辦甚便是以軍興以來糧餉充裕而民食亦寬然有餘但天時不可預必當於足用之時先籌有備之道而欲儲數年之積蓄不得不藉資於隣省查隣省如山西河南之米石若由陸路輸輓道途既遠所費甚多且

恐勞民若由水運則有三門底柱之險難施舟楫朕聞從前曽以湖廣米石由水運至商州轉運於西安上年湖廣歲收甚熟今可否於湖廣採買米石循舊運之道運貯商州以備轉運是亦廣為積貯之一法大學士等詳查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為患即聞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總督田文鏡身在地方自能經理妥貼冬間

見總督邁柱奏摺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於湖廣者該省已陸續資送回籍朕又切諭田文鏡督率有司加意撫卹且念豫省連歲豐稔家有盖藏今不過數處歉收自然可以支持度日不致困窮失所是以未遣專官前往查賑而但于本地有司是頼也今聞祥符封邱陽武原武滎澤鄭州中牟等州縣乏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鎮中更有賣鬻男女為山陜客商買去者田文鏡欲将說合之中保媒人拘拏懲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多

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於昏夜之中逼勒借貸有司不能究問外間人言如此朕聞之深為駭異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即如上年直隷山東江南被水之州縣朕皆疊沛恩施于常例之外豈獨於豫省之民靳兹膏澤田文鏡亦實心任事之大臣必無膜視民艱之理大約因伊近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之所欺瞞耳夫賣鬻男女之事在平時亦常有之此乃出于本人之情願非官長所可禁止者至于荒歉之歲

自以撫綏安插使小民不至離散為第一義若不能撫綏安插而但禁賣鬻子女以避離散之名是絕其謀生之路也豈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侍郎王國棟向曾官豫省著馳驛前往將被水之州縣一一查明飛飭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糧核實賑濟務使窮民咸登衽席不得稍有遺漏俟麥熟之時奏聞停止該地方官從前隱瞞或再有奉行不善及怠忽從事者著王國棟一面摘印即行嚴叅從重治罪其應行緩徵之州縣傳朕

諭旨即令緩徵以免追呼之擾聞陳世倕居心刻薄田文鏡為其所朦蔽屬員但知藩司而不畏總督陳世倕著仍回按察使之任儻不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定行嚴加議處高斌為人謹慎操守亦好但非肆應之才不宜江蘇繁劇之任著調補河南布政使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淮徐道白鍾山補授淮徐道員缺著嵇曾筠尹繼善於屬員内揀選委署著俟秋汛後送部引見

二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教養將士加恩於平時原欲其有勇知方緩急可恃以備干城之選果能臨戎遇敵奮勇先登勞績戰功卓然可紀尤當沛以殊恩優加體恤以奬忠誠而褒壯畧也上年冬底準噶爾之事出於不備總兵官樊廷等率領兵弁鼓勇星馳以寡敵衆轉戰十餘晝夜壯三軍之威破賊人之膽此等功績實在平時勦寇平戎之

上朕心嘉悅已頒諭旨厚加爵賞以表忠勤又念國家之所望於弁兵與弁兵之報効國家者惟在奮力行間

耳今弁兵之奮力至於如此是伊等之力已効伊等之職已無忝矣雖義勇之士口不言勞未嘗遽有躭逸求安之念然揆情度理應令戰陣有功之弁兵更換休息朕心始安若將已經致身竭力之人仍留戍行以待大軍之凱旋朕不忍也況兵丁中有侵冒冰雪觸犯鋒鏑而損傷手足者尤可憫惻已降諭旨令軍營加意調治務俾速痊給與口糧送回本汛想軍中已遵旨料理矣著大將軍岳鍾琪將此次隨樊廷張朝良等禦賊有功

之将弁兵丁皆一一查明應令各回本任本汛者著另
選撥更代並将此旨曉諭軍營俾悉朕褒嘉勇壯篤念
勤勞之至意朕又思川陝二省地方數千里甚為遼濶
今西邊有辦理軍需之事總督一員難於控制向來川
省曾設總督今仍著添設四川總督一員即以提督黃
廷桂補授

三十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僕中有人材

壯健曾經行走慣習勞苦之人著挑選二千令往軍前伊等俱係慣習勞苦之人或值戰陣或牧放馬匹或有修造之處俱屬得力其中有能射箭放鎗者即行挑取或現在不能而學習數日可能者亦准挑取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務擇甚好者二千名令為兵丁遣赴西路其挑選時必問明伊等家主及本人若皆情願方可挑取所挑取人等之家主即著賞銀一百兩俟伊等功成凱旋之日悉行開為另户係滿洲蒙古即編入滿洲蒙古

旗內係漢人即編入漢軍旗內照伊等家屬人口之數
有人幾口即給伊家主銀幾百兩雖在襁褓之童亦皆
算入數內至於伊等起行之時其錢糧口糧馬匹銀兩
器械等項俱照馬甲之例另行賞給
又甘肅巡撫許容奏寶豐縣知縣閔廷樞續丁父憂
請給假營葬奉
上諭閔廷樞既係獨子從前喪母之時該撫即應體恤其
情准其丁憂回籍乃將伊強留任事令接丁父憂而復

以孤子給假數月為請則從前何不明白奏請給假俾伊得盡人子之心耶況寶豐為新設縣治現在招戶開墾兼有軍需若委署之人可以代辦六個月料其不致遲誤則閻廷樞亦可准其守制矣為巡撫者不能體察屬員之情而為此不近情理前後互異之奏朕難於須發諭旨仍交與許容將該員應否令其丁憂或在任守制應否給假之處著一面定議即行一面奏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至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

雍正九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五日奉

上諭江南江淮興武二衛旗丁名下有應追鑚夫底料銀十萬八千一百餘兩查此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雍正元年前後二十載各丁僉替更換不一現令著追之人

未必係當日領銀之人其力既不能完未免有所拖累且令承追接催各官叅罰纍纍有礙考成亦可軫念朕思雍正三年以前拖欠錢糧之各案正在查明豁免而運丁効力漕儲尤朕所加恩體恤者著將江淮興武二衛此項應追銀兩悉行豁免以示朕恩恤運丁之至意

初八日山東巡撫岳濬將張寧張二和勒死張禄罪案定擬具奏奉

上諭張禄因伊子張佐成打死隆小丑律應抵償遂欲自

盡以為圖賴之計又因已身年邁癱瘓不能動轉令胞弟張寧胞姪張二和將伊致死張寧張二和聽從其言遂將張禄勒死在鄉人至愚之見以為聽從張禄之言可以救佐成之罪而不知已身之干犯極刑也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此案若但就殺死尊長而論則張寧張二和應服極刑不當寬減若推原其情則是順從尊長之意以下愚而罹重法與已身致死尊長者不同張寧張二和俱著改為應斬張佐成依議應

絞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一日奉

上諭山東青州府建造營房正在興工朕思東省上年被水目今東作方興百姓正宜用力於南畝著傳諭該監督偏武等從容料理不可急切督催有妨農務即至明年告成亦不為遲務令工程堅固毋得草率從事

十二日湖廣總督邁柱奏沔陽州未完民欠應否豁免奉

上諭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思豁除舊欠則頑戶獨得蒙恩而蠲免新糧則善良公同被澤此亦彰明較著之事天下人所共知者無待朕之屢頒諭旨也惟是沔陽民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澇溢之患朕所深知其未完民欠銀兩著從寬豁免

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王𤥦奏稱京師春初米價稍昂蒙恩軫念民食特諭五城添設米廠減價糶賣羣黎無不均沾聖澤

但定例五城糶賣概用錢文交貯户部目下錢價雖未
高昂秖恐將來錢文積聚必至價昂查户部每月給放
兵丁錢糧原有一九二八搭放錢文之例令可否於定
例搭放之外暫增分數將五城交貯之錢配入搭放俟
米厰停止仍照前例等語錢文乃民間日用必需之物
向以價值昂貴屢廑
皇考聖心數年以來朕備極焦勞所以為便民利用籌畫經
理者亦殫竭心思矣惟是欲價值之得平若遽繩以官

法又恐有生事滋擾之弊此亦天下所共知者發米平糶以濟民食而令交納錢文本是便民之意今王玒又稱收錢既多則錢價必致漸長此亦事之所有不可不慮及者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因兌換之柄操於鋪户之手而官府不司其事是以小人圖利得任意多取以便其私耳若照五城減價糶米之道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兌換與民照鋪户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

不待禁約自然平減於民用似有裨益著九卿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我國家武備修明兵力壯盛超越前代良由教養多年訓練有方之所致也朕思天下至廣人才至多各省中膂力超羣藝勇出衆之輩未曾收入營伍者當不知凡幾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為可惜著各省督撫等於所屬地方民人内召募揀選人材壯健技勇可觀者

百餘人咨送兵部奏聞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若武生武童及鄉勇民壯等人內有可以入選者准入數內揀選有曾經獲罪之人已遇赦免者亦准咨送儻以不堪選送之人草率塞責將來考驗之日將督撫從重議處其入選之人於本籍額外給與守糧一分以養贍其家口進京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以為路費務於今年八九月內送到若路遠之省分別寬其限期直省合計以二千人為率其酌量省分人

材派送若干名之處著辦理軍需之大臣議奏

二十七日署直隷總督唐執玉奏直隷各州縣被水

歉收請將鹽價暫停議增奉

上諭前據長蘆鹽政鄭禪寳奏稱康熙二十七年間經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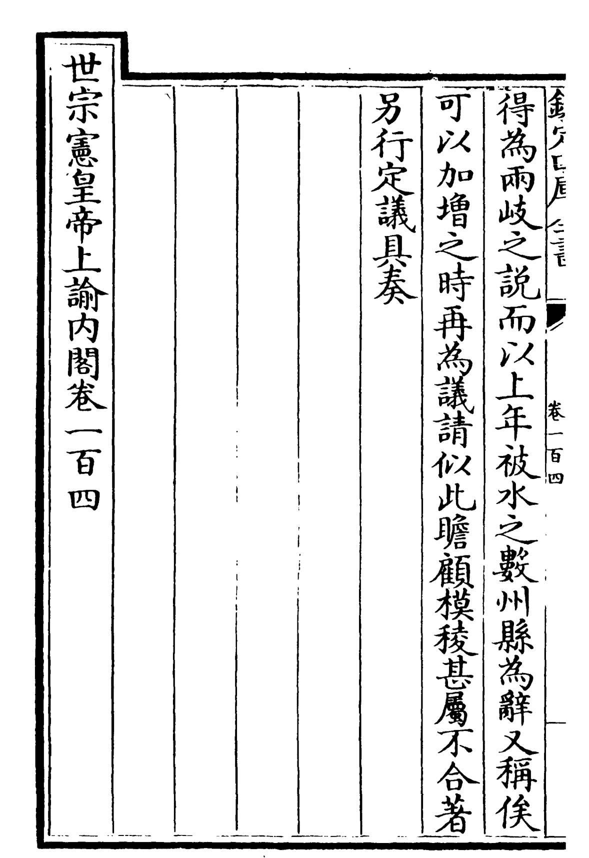
臣等議定鹽價每觔價銀一分三四釐不等彼時每銀

一兩只換小制錢一千四五百文是以每鹽一觔定為

十六文之價迨後錢價漸平現今每兩合錢可至二千

文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致商運

消乏欠課難楚應請會同直隷督臣作何使商民兩便
爲課無虧之處秉公妥議等語朕視商民均爲一體若
便於商而不便於民之舉朕必不爲也從前楊宗仁在
湖廣時議減鹽價本欲加惠於民乃致商人裹足不前
百姓至於淡食朕因悉此弊是以見鄭禪寶之奏允從
部議交與督臣等秉公詳議朕本為便民起見並非以
商人舊欠難清而令其取償於民也唐執玉身在地方
若確知民情未協有不可施行之處便當據實陳奏何



得為兩岐之說而以上年被水之數州縣為辭又稱俟可以加增之時再為議請似此瞻顧模稜甚屬不合著另行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四